

師範叢書

丹麥的教育

波 葉 等 著
吳 克 剛 譯



Andreas Boje 等著
吳克剛 譯

師範
叢書

丹麥的
教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師範叢書 丹麥的教育一冊

(37427)

Education in Denmark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Andreas Boje 等

譯述者 吳克剛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目次

緒言.....	波葉 (A. Boje)	一
第一編 初等學校與中等學校.....		
第一章 丹麥學校史.....	呂次貝克 (H. Rützebeck)	一七
第二章 丹麥學校發展的路線.....	阿爾文 (J. Arvin)	二八
第三章 兒童自由學校.....	波魯普 (J. Borup)	三九
第二編 成人學校.....		
第四章 日夜補習學校.....	班克 (I. Banke)	四九
第五章 民衆高等學校及其他與民衆高等學校有關係的民衆教育機關.....	柏特盧 (H. Bejtrup)	五五
第六章 家事學校.....	海思爾 (K. Hessel)	七四
第七章 職業訓練學校.....	原著者未詳.....	七六
第三編 兒童幸福.....		
第八章 失學及難教的兒童及少年.....	波葉 (A. Boje)	八一
第九章 殘廢兒童學校.....	侯斯特龍 (Hogström)	九九

第十章	科本哈根等處兒童戶外生活的設施·····	德拉格耶爾姆 (H. Drageholm)·····	110
第十一章	學校戲劇·····	海爾 (T. P. Hejle)·····	119
第十二章	青年旅行·····	哈特維·莫萊 (H. Hartvig Møller)·····	124
第四編	青年團體·····		131
第十三章	童子義勇團——青年體育會——童子軍·····	哈爾維·莫勒 (H. Hartvig Møller)·····	131
第十四章	丹麥青年協會·····	愛萊 (E. Eller)·····	137
第十五章	丹麥青年政治團體·····	波葉 (A. Boje)·····	140
第十六章	青年農業工作·····	斯文生 (S. C. Svendsen)·····	143
第五編	圖書館與播音·····		145
第十七章	公立圖書館·····	賓新 (Th. Dörsing)·····	145
第十八章	播音·····	白爾托 (O. Bertolt)·····	151
第六編	成人教育團體·····		157
第十九章	工人教育運動·····	嚴生 (H. Jensen)·····	157
第二十章	演講會——大學推廣事業——中立性質的社會教育事業——平民讀物的出版·····	馬斯坦 (E. Marstrand)·····	170

第二十一章	丹麥民俗研究——各省歷史學會·····	許密特 (A. Schmidt)·····	一七六
第二十二章	體育·····	意來里斯 (N. Ileris)·····	一八一
第二十三章	勞作訓練·····	克老生 (K. Clausen)·····	一八五
第二十四章	唱歌與音樂·····	原著者未詳·····	一八九
第二十五章	平民教育聯合委員會·····	·····	一九二
附錄	人名地名英漢對照表		

丹麥的教育

緒言

波葉 (Andreas Boje) 原著

一個夏季的晚上，松德海峽 (Sound) 與北海 (North Sea) 間的陸地，正被金燦燦的夕陽晚霞籠罩着，會有一位農夫，走出老家的大門，少停一會，然後沿着田間小路慢慢散步，登上那座古墓。在那上面，他能够俯視本村（註二）的大部分，鄰村的地方，也可以望見不少。海峽裏來往的巨輪小船，他在那裏，也歷歷在望。

這種夏季的黃昏，特有一種的安寧與寂靜。雖然有時候一頭牛在哞着，在清平如鏡的水上，疾駛着的汽船發出單調的聲音，本村老教堂的白塔上，敲着晚鐘——可是這些聲響，反足以使寂靜格外深沉。這位農夫，在古墓上坐下，靜聽着。在這裏，在這塊平靜的地點上，他這一家，久已居住着，他追溯所及，已有許多年了。現在的這所教堂，遠自十三世紀起，已在那裏了。最初的建築，遺留的雖不很多，可是教堂塔上的鐘，璫璫作響，聲聞田間草上，已有七百年了。在老塔的蔭影之下，一代一代的，得到最後安息的場所。

在小山頂上，風車屹然立着。牠的灰色的「帽」與四扇大翼伸張出來，在晚昏的天空上，顯露着美好的體態。幾點鐘前，四翼還快暢的轉動着，此時是靜止了。

這位農夫，可以看見，在他自己的家的鄰近，還有別的整齊的田園。四面八方，都有農場及住宅，四散在田間。住在裏邊的人，他認識許多。在這墳塋上，他可以望得見六七所教堂的塔。

許多年代前埋葬在這古墓裏的老武士，當時的他，是怎樣的呢？倘使他能夠走出來看看，他當年帶了家屬在這裏生活，奮鬥，死亡的這塊地方，如今變成這種樣子，他的驚異，怕不會小吧。他會不會認識他的後代，贊許他們的成績呢？不過無論如何，這位農夫知道他是屬於這一民族：數千年來，早就住在丹麥，伐清野樹，耕耘土地，創立了丹麥的文化。

別族的人，也有時到丹麥來。一位法國僧士，把基督教帶到丹麥，路德的宗教改革則來自德國。許多雄偉的堡邸的主人，原來是德國人。而這些外國人中，很有不少，在丹麥歷史上，佔光榮的地位。這位農夫，在他家中架上放着的那偉大的丹麥史裏，也曾遇見過法國人的姓名。這些法國人家，也許是俞格羅（註二）或是後來大革命時代的人，為逃避迫害而亡命丹麥的。在西倫島（Seeland）北部有些地方，人民來自法國，他們本是燒木炭的人，被招來到丹麥的。在科本哈根附近的阿麻格島上（Anger），居民的血管裏，也有荷蘭人的血。便是在首都，也有不少猶太人家，最近五十年來，佔據重要的地位。他們之中，有許多極能幹有才的人，有些得到極榮耀的位置。有一位，曾任下議院院長，同時兼任科本哈根市參政會主席。另外一位，在歐戰時，曾任財政總長。（譯者按：當指愛多亞·布蘭戴思（Edward Brandes）其兄喬治·布蘭戴思（Georg Brandes）為文學批評家，生於一八四二年卒於一九二八年，是全世界聞名的。他遺下了許多文學著作，茲舉一種為例：十九世紀文學的主要潮流（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關於他的影響，人們的見解與意見，雖然頗有不同，不過確是很大的。在北斯來斯維 (North Slesvig) 問題，(註iii) 看去是十分危急的時候，他竟不顧自己的聲名榮譽，贊助丹麥居民的要求。——對於我們丹麥人，參加些別國的份子，也許是有益的：足以振起我們，不致完全睡着。——不過這一切並不能變更這個事實：丹麥全國，籠統的說，民族特性是純粹一致的。丹麥與挪威瑞典同種，這個事實，使斯干丁那維亞各國間，容易互相瞭解。丹麥國家，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長，就是不像許多別的國家那樣，宗教的派別，分裂得那樣利害。與挪威瑞典一樣。丹麥人民的絕對多數，信從福音路德教。

這種關聯的感覺，覺得大家屬於一個共同的家族，使我們的農夫，有一種安寧的情緒。知道在本國的別的地方，與這個地點一樣，也有白色的老教堂；那些地方，與本地一樣，與他的家鄉一樣，也有風車的翼，在風中旋轉，也有田園與房屋，密聚相連，知道這一切，最足以使人有強烈的休戚相關的情感了。——於是生出那深切而安靜的情感，感到屬於同一家族，屬於同一民族，而這些同族的人，生於斯，長於斯，已一千餘年了！這種情感，足以減輕個人的重要性，可是同時個人的地位，卻又好像成爲一個永不間斷的鍊索的一環了。在此時此地，他有「他的」事業，有「他的」責任。他日田莊傳給兒子時，兒子也同樣的幹這種事業，負這些責任。這是他的家呵！

在少年時，海的鄰近，對於他的心情與思想，也有過奇特的力量。與從前的「費金人」(Vikings) (註iv) 一樣，他的心，也是被海打動過的。他也曾強烈的感到要追尋遠方的景物，渴望着遊歷遼遠的國家，在重洋外，冒着險去尋覓奇遇。許多人隨了自己的心意，離開祖國，他的弟兄，也是其中之一，現在在丹麥東亞公司 (Danish East-

Asiatic Co.)中國辦事處任事，位置很好。每次看見這個公司的輪船駛過海峽時，他總想到他的弟兄以及那許多散居在全球的別的丹麥人。

愛田地，愛海洋，這兩種情感，在丹麥人的心中，同樣的根深蒂固。各人隨從自己的所好：這位農人的弟兄，決定去乘風破浪，他自己則耕田犁地。

十九世紀之初，丹麥受了哥德，雪萊及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開始有一種新的精神的運動。可是這種新思想，新主張的代表人，卻要在丹麥本國的歷史上，去找根據。他們將從前光榮時期，古代強盛榮華時期的已將忘掉的記事，當做模範及殷鑑，向當時的人述說。兩位農家少年與少女發現了兩個金杯（原註：未信耶穌教以前時代的遺物，他們遂在象徵的詩意中出現了。斯干丁那維亞神話中的人物，竟變成實有其人，富有生氣了。酣睡在克郎堡（Kronborg）的地下深窖裏的丹人渥吉爾（註五）的故事，變成了國魂的象徵，也該喚醒，恢復那強壯的新生命。在那些時候，非但將光榮的事跡向國人宣揚，而且兼顧到失敗慘苦的時期，使國人知所警惕，念念不忘。

在十九世紀初年的呼聲中，格龍維的呼號，最有力量，影響也最大。（原註：二）他勸人要有良心。他的話，有時說得令人莫明其妙，有時說得過火，不過總是帶着舊約上先知的堅決與熱心，帶着對於平民的熱烈而生動的愛——他一面是一位丹麥國家新文化的先驅，一面又是最努力去振作國人，在祖先們的教會內，過更親密真實的耶教生活的人。

就在這些時候，一位貧窮的牧師，佈理協（註六）住在猶倫（Jutland）的大平原上，以熱烈緊張的情緒，聽那當時當地的生命之聲。他與渥丹斯（Odense）的一位洗衣婦的兒子，以童話聞名世界的安德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發生精神上的密切關係。這兩位，將詩歌情緒，人道精神，深深的印在丹麥平民的生活裏。

許多人聽從了他們的教訓，努力跟着他們走。

在一八六四年的不幸的戰爭之後，「對外所失，取償於內」，成為許多方面的口號。國人的注意，從國外轉到過去的以及現在的本國生活。他們希望從深知本國生活這一點上，得到新的勇氣及力量。不深知十九世紀丹麥的知識生活及心理狀態，決不能完全知道一八六四年斯來斯維（Slesvig）（註七）的損失所引起的苦痛與悲哀。在那恥辱的時候，丹麥國民，非但知道了在世界眼光中，自己是怎樣的渺小，而且也知道了自己的內在的力量。世界上怕沒有別的國家，像丹麥那樣嚴酷的詳審自己，評判自己，估量自己。其結果本易產生完全的失望，幸而沒有。——漸漸的，冷靜的，可又是勇敢的，丹麥明白了自己，以及自己的真價值了。

所以得到這種結果，由於不易細分清楚的，多方面的「力」的相互作用。

不過有件事，值得特別注意，就是將全國各地的特殊情形，加以詳盡的，有系統的調查與研究，如各地歷史的發展，各地居民的習俗，他們的心理與土語，都依照最嚴謹的科學方法，加以最詳盡仔細的研究。

一位敏銳的觀察者，會看見近代丹麥，不大重視比較暫時的表面的運動，而努力注重人民的原有的天性及內在的特點，注重那所謂「內在的丹麥」那個神祕的東西。

不過另外那個象徵海船，在丹麥史上，也同樣的有特殊的地位。在十二世紀之末，有位阿伯薩隆主教 Bishop Absalon（註八）科本哈根的建設者，西倫島（Seeland）上一位武士的兒子。他年輕時，曾進過巴黎大學，後來做了主教，及王的侍臣，都很出名。這位武士兼主教，隨着國王，出征異教的文德人（Vende）（註九）累建功勳。他自己又熟悉當時各主要國家的文化，更將新觀念，新思想，輸進丹麥。事實上，阿伯薩隆主教，實將兩個象徵，集於一身，因為他不僅擴大了丹麥的疆土，輸進歐洲的文化，而且也由於他的提倡，受了他的影響，薩克索（Saxo），格那瑪（Gnammeius）（註十）纔著述他的偉大的丹麥史——數百年後，格龍維從拉丁文譯成丹麥文，平民於是都有誦讀的機會。

在十八世紀上半期，還有生在挪威的哲學家兼劇本著作家，霍爾培（Ludvig Holberg）（註十一）他很受英法等國的影響。

在十九世紀之初，振作格龍維及其同時代人的，也是一位挪威人。（註十二）而格龍維屢次遊英時所得的許多印象，對於民衆高等學校的創立，也有很大的影響。

十九世紀後半期，布蘭戴思（Georg Brandes），使丹麥的文化，與歐洲知識生活的主要潮流，彼此連絡，因此免除了孤立的狹隘及島國的一面的觀點，這無疑的是布氏最重要的功績了。

十九世紀的自始至終，直到現在，丹麥，挪威與瑞典間的關係，不斷的增進。在大戰前的幾年裏，也起過願望，要與西方及南方諸國，有更密切的來往。

在大戰時，許多舊有的關係，雖然中斷，但是起而代之的新的關係，也有不少。茲舉一例：當時丹麥人家，無論在城市，或在鄉間，（時常是在勞動者的家中）收容了許多德奧兩國的兒童。

一九二〇年，北斯來斯維省（North Slesvig）復與丹麥合併以後，使丹麥人與南方大鄰國（譯者按即德國）間的來往，格外方便。丹麥加入了國際聯盟，也盡了一份力，使人們對於國際接近的必要，有更深切的認識。每年至少要有一次，向丹麥全國學校的學生，正確的講述國際聯盟的消息及其重要。

「學校旅行。」（一班或幾個學校的幾班，在一位或兩位學校教師領導之下，到國外去旅行）一九二四年，在科本哈根附近舉行的國際童子軍大集會，丹麥童子軍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到各國去參加集會，凡此一切，很足以使正在生長期的少年們，對於本國以外的他國的習俗與情況，得到直接的知識。有些著名的民衆高等學校中人，出版一個期刊，取名很有意義：丹麥展望。又有國際民衆高等學校的設立，而且很成功。

丹麥常被稱爲「平等的國家」，本也很對。在風光美好的夏季晚昏，坐在祖先老費金人的古墓上的農夫，他覺得與全國任何人是平等的。他認定他的經濟的解放，遠自十八世紀末年的自由的農業改革。爲了紀念這些改革，在科本哈根的中央車站外面，建立了一座自由紀念塔，紀念這些改革。他的政治的解放，則始於一八四九年的憲法。不過從上述這些事件起，開始了的那結果良好的全部發展，推究其源由，則由於更早時代的原因及情況。

丹麥農民，始終未曾做過農奴。而一六六〇年至一八四九年間的專制君主政體，多少也有助於民主的發展。

君主政體打倒了貴族的勢力，而攻擊貴族時，曾要平民幫助。貴族要將農民的田地變成自己采地的一部分，專制政體乃擁護農民的利益，反對貴族的要求。田地保持在農民手中，成為丹麥農業生活的主要的要素，這一點，對於經濟的以及社會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這使丹麥農民，非但得到了「成家立業權」(Home-right)——指可以在祖先的田地上生活，勞動的權利——而且還得到相當的經濟的幫助。要是沒有這個穩固的基礎，中產階級，怕不能達到他們現在的地位——在鄉村以及在城市裏，在丹麥實業方面以及在文化方面，這都是最重要的特點。

專制君主政體，成立以後，與以前地方的有土貴族專權相反，必實行政權的集中。而爲了使這種集中真有成效，君主國家需要許多健全的聰敏而且可靠的官吏。他們的大多數是來自民間。他們在大學裏，受他們所必需的教育，而在大學裏，平民主義精神，始終是普遍的。便是一個那樣反平民主義的制度，「尊重品級與升補條例」也有若干平民主義的影響。因爲這個條例，使平民出身的官吏，與舊貴族的代表人，有平等的地位。所以那些官吏教士們的世家，也是現在中等階級的另一根源。

在丹麥文，化生活史上，路德教的教士們的地位，應獨佔一章。他們的家族中，出了很不少著名人物。至少在鄉間，教會與平民的生活，始終有密切的關係。教士們也決沒有變成「官吏」，有如瑞典那樣的程度。

在農民中間，宗教運動，帶了窄狹的門戶之見，也是少有的事。這種運動，也祇是在教會裏面發生。新的生活及思想，可以產生，但是與遠代祖先遺留下的舊習的關係，從來未曾斷絕過。因爲這個緣故，世俗的與宗教的生活，得

以維持繼續不斷的關係。格龍維的姓名，就可以立刻使我們想到這一點，不過值得與他同時舉出的，還有別人哩。這些話，似乎十分奇怪，因為在十九世紀中葉，像那位基督教哲學家歧克戈（Søren Kierkegaard）（註十三）攻擊國教及官家基督教，那樣的激烈，同時又那樣的有力有理，怕再也沒有的了。充滿了真正天才之火，他主張一種極重個人形式的基督教。他的思想，便是現在，還受全世界的思想家及哲學家的很大的注意。

鄉村教堂的比鄰，就是學校。而學校教師的家裏發出的影響，是與教士那裏發出的影響，是同時並進的。全國七歲到十四歲的兒童，一律強迫入學，遠在一八一四年早已實行了。

沒有初等學校裏所築的基礎，所有別的普及平民教育的努力，都不會有持久的結果。而沒有鄉村教師們的敏捷的瞭解及自願的合作，新的思想與觀念，恐怕無從深入，不易發展，難有結果。對於地方自治的發達，政治興趣的引起，以及體育，唱歌，讀書會與良好文學的傳佈等等事業，他們所盡的力，簡直是無窮的大。

格龍維及其許多弟子們，對於城市裏的文法學校以及對於初等學校的空虛的「記憶學習法」同等的深加懷疑。與這相反，他們主張一種「自由」學校，裏面的教師，以人格教育，而教授多半用口授法。不過「公立的」初等學校這方面，與民衆高等學校及自由學校的關係，漸漸密切。初等學校，從自由的教授法那裏，學得很多，而主張這些方法的人，對於獲得知識的重要及學生個人工作的價值，也有了更同情的瞭解。

丹麥初等學校的教師，對於丹麥文學，有所供獻的人，爲數不少。丹麥有許多人，並不特別智慧，在其他方面也並不異於常人，不過對於很高的國家文化的發展，卻給與頗有價值的特殊的供獻。這個事實，足以表示人人平等。

的平民主義的情感，大體說來，也就是丹麥國家生活的一個特點。一位寫了一首詩歌，爲平民所心愛，另外一位，發起一個團體，宗旨在舉辦一件以前尚未注意到的事業。他們這樣的創建了國家都有光榮的事業。（殘廢院，兒童幸福及許多類似的事）丹麥第一個油酪合作社的創立，就是一個足以代表的好例。在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冬季，一位青年，到了猶倫島（Jutland）西部的一個小旅店裏，設法告訴鄰近的田莊，他將在某日的下午，將製造最佳奶油的方法，教給任何人，願意聽的，都可以來。居然有許多農人來了，這位青年，遂告訴他們，如果發起一個團體，共同僱一位專家，利益會怎樣的大。這位專家，可以到各農人家裏去，教大家怎樣生產質地一律的上等奶油，然後在一個大家適宜的中心點，集中各農家製造的奶油。各家的奶油，送到那裏，要用科學方法加以稱量，分類，整理，混在一起，裝在奶油桶裏。這個提議，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因爲那些老的謀生方法（糶穀，畜養，使肥）已經不滿意，不夠生活。於是有一羣人，再舉行一次會。開會時，多數人的意見，主張與其集中奶油，不如收受牛奶，共同製造奶油。到會人中，有位年輕的製酪者，熱烈的如此主張，到會的人，大部分也都贊成建立一個公有油酪廠的計劃。加入團體的人，將來依他交出牛奶重量的多寡，分得他的一份紅利。這個意見實行了，計劃變成事實。丹麥合作油酪廠的奶油，現在已變成世界市場上著名的物品了。世界奶油營業的總額，丹麥近來，約佔三分之一，而這些奶油，十分之九，來自合作油酪廠。

現在的丹麥文化，是許多很細的線索織成的，不易分開解析。著名的首領，有所供獻，立刻大家就知道，另外還有許多較不著名的人物，也幹些事業，雖不易爲大家注意，但細加察別也很可以看得分明。可是這匹布帛的織成，

並不全靠他們，多方面的許多的力，爲以後的觀察者所看不見的，也曾有所供獻。

至於社會方面，丹麥現在的人民，分析起來，上層階級，人數並不很多，勢力也不大。其次是中等階級，人數十分的多，在任何方面都較有勢力，這階級非但包含農人，而且許多小農及許多城市居民也在內。第三是勞動者階級，在生活程度方面，他們之中，有許多與中等階級相近。

城市居民的最大多數來自鄉間，或是父或祖來自鄉間，在城裏住了一兩代而已。夏季晚昏，在科本哈根的斯特蘭費營（Strandvejen）大遊散場上，有許多青年，成羣的騎着腳踏車，車數之多，使所有外國人，無不驚奇。（祇有澳大利亞的有些地方，有這樣多的腳踏車）這些都市的青年，與在鄉間耕田的，或聚集在民衆高等學校的教室裏的青年，是十分相近的。

在這種社會情形之下，政治方面又有健全的平民政體，因此國家並不像一件希奇遼遠的東西，無所謂「天高皇帝遠」，這是很明顯了。所以有許多事，都由私人發起與國家或地方合作辦理，這簡直是自然的而且應該的。關於兒童的事業，就是如此，非但對於初等學校的學生，而且對於很小的兒童，甚至於嬰兒。許多私立性質的兒童幸福機關，很得到國家的扶助。學齡兒童的教育，固由國家負責，至於其他更帶私人性質的機關，與學校有關係的，也頗受公家的資助。本書所舉的團體及私立學校，最大多數是受國家資助的。這些都是以自由團體的性質發起並辦理的。祇要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有如幾所民衆高等學校，都受國家的資助。而便是對於這些學校，政府